

乙三

御題唐闕史

乙三

御通春明史

龍威秘書二集

第三冊目錄

御題唐闕史

唐
參寥子



題唐闕史

知不足齋奚不足渴於書籍是賢乎長編大部
都皮閣小說卮言亦入廚闕史兩編傳撫拾晚
唐遺蹟見規模彥休自號參寥子參得寥天一
也無

乾隆甲午清和上澣御筆

乾

隆

闕史序

唐參寥子述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捧轂而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貞觀而後吮筆爲小說小錄稗史野史雜錄雜紀者多矣貞元大歷已前捃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尚者資談笑者垂訓誡者惜乎不書於方冊輒從而記之其雅登於太史氏者不復載錄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於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

必草于搗網歲月滋久所錄甚繁辱親朋所知謂近強
記中和歲齊偷構逆翠華幸蜀搏虎未期鳴鸞在遠旅
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
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爲上
下卷約以年代爲次討尋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
之有菹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次

御覽闕史卷上

丁約劍解

滎陽公清儉

郗尚書鼠妖

裴晉公大度

皇甫郎中褊直附

吐突承璀地毛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滄州釣飛詔

周丞相對敷

李文公夜醺

路舍人友盧給事

李丞相特達

楊江西及第

崔相國請立太子

裴丞相古器

杜紫微牧湖州

許道敏同年

韋御史鑑怪

鄭相國題馬嵬詩

秦中子得先人書

齊將軍義犬

眞陵開山

鄭侍郎判司勲檢

趙江陰政事

單進士辨字

李僕射方正

丁約劍解

大歷初韋行式爲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

聰敏溫克常耽翫道書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嘗少惰子威頗私之一日

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轅門焉容自便丁
曰去計已果不可畱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
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尚縈俗閫耳有藥一
粒願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
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閭室
終當弃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
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亦復遐壽後五十年近京
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
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

念畱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師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譁詢其由曰劉悟執逆帥李師道下將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叢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約則已見矣微笑遙謂子威曰尚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載矣幸且相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則散繫於郵舍壁間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

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嘆子威之衰老子威謂曰
仙兄既有相見之期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
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
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劍解火
解水解惟劍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
委蛻耳異韓彭與糞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
追耶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以進亦愧領之
子威又曰某得親朋書促令著鞭以爲明晨藁街寓目
豈蛻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晝雨

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
訖還館復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
埃坌起夜中雨果大澍遲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再宿
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
日方獻廟巡鄺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飫僕飽馬詰旦往
棘場候焉停午間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
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巳誌焉遙目子威笑頷三
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及之次丁囚躍
出而南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言當之蜀脫衣

換觴與子威對飲云某自此遐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
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
滅

參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將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
近代則無聞焉蓋羽化尸解脫畧生死之事所得何
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與利善桎縛其身乎富與
貴能膠餉其心乎噫內膠餉而外桎縛是以仙靈之
風清真之氣無從而入也

崇陽公清儉

滎陽公尚書鄭澣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尹正圻南日
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爾未嘗干
謁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
而公心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久矣
思得承乏一尉乃錦遊故鄉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
譽重德爲時所歸或致書於郡守猶臂之使指也將脂
轄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而爲餅者鄭孫舉去
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耶僕常
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返樸敦厚風俗是

獨憐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艱難於稼穡柰何囂浮有甚
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弃餅表鄭孫錯
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弃遂揖歸賓闥贈以束
帛斥歸鄉里

參寥子曰傳不云乎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公所
執如此宜乎子孫昌衍光輔累朝矣

郝尚書鼠妖

許下郝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忠
以奉上政化之美載在冊書一日夙興將出視事束帶

已畢左手引鞞未及陷足忽有巨鼠過庭北向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畧無憚意因擲靴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墮於鞞中珠目錦身長筴細螫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臙指潰足之患矣

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常爲災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晉公大度

皇甫郎中補直附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爲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允之值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

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
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爲畱守
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
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公
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無玉石俱焚者
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
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祕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與公
樂天俱興平年值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
傳法堂師弟子白信獲戾于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